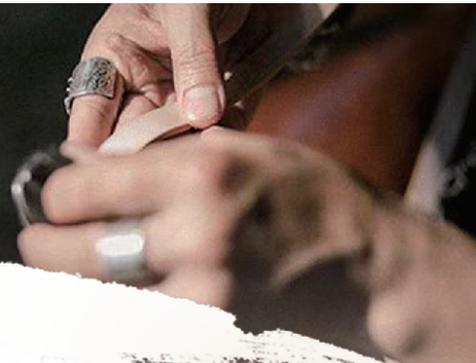
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

▲翟天鹏作品《抚琴》。



▲翟天鹏作品《灵隐》。



▲翟天鹏作品《云龙山》《戏马台》。

匠心灵动意求新

紫砂刻绘，是一项古老的艺术，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焕新。

翟天鹏的紫砂刻绘，从来不缺创新的灵气。他深谙传统技法，却不囿于古法，总能从脚下的这片土地里掘出灵感。

彭城七里间的山水景致、人文遗存、商业繁华，都是他偏爱的题材。自幼勤练的书法功底，成了他刻绘时的利器。他将熟悉又亲切的风景一一“写”下，写在满溢着文雅气息的紫砂板之上。

“这是一件《彭城七里》作品，我把徐州好些文化地标都刻上去了。”翟天鹏笑着指点作品，“你们看，我这是用了好几种字体，混着来刻的，因为彭城七里的文化本就丰富多元，我感觉字体多变更好，才能将它表现出来。”他特意补充，板上也添了几处彭城七里之外的景致，“但彭城七里最具代表性，是咱们徐州文化的核心所在，所以就用它命名。”

被徐州人亲切称为“苏徐州”的苏轼，也是翟天鹏十分敬仰的文豪。

苏轼的诗文，更是翟天鹏经常刻绘的内容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豪迈，“云龙山下试春衣”的悠然，经他的刻刀转化，有了别样的韵味。在一把紫砂壶上，他以行草写下《放鹤亭记》节选，刀随笔势，连笔处用刀锋顺势带过，转折处则刻意加重，仿佛能看见苏轼挥毫时的激昂。

刻绘苏轼的文字时，他有自己独到的心得：“东坡居士一生佳作众多，字里行间有股子豁达气，刻的时候，刀法也要跟着自然舒展，不可拘泥。”

创作之余，他常常带着备好的泥胚与刻刀走进社区、学校，给市民和中小学生们讲解紫砂艺术的门道，手把手教他们体验刻绘的乐趣，让这门手艺的温度在生活中触手可及。

“我还有个爱好，爱用紫砂板做装饰，给小院添点意趣。”翟天鹏漫步院中，不时停下脚步，“这几块刻着《知行合一》的牌子，我常常坐在旁边进行创作，字里的道理一直提醒着我，手艺与灵感须相结合，缺一不可。”

“放鹤亭”“快哉亭”“灵隐”“抚琴”“茗香”……诸般雅致词句和意境概念，在庭院中与绿植搭配，错落分布。

一杯带着草木清气的泥土，经手艺人以刀为笔的娴熟刻绘，有了名字，也有了内涵。窑火淬炼间，它褪去粗粲，化作雅致器物。

从碑帖墨迹到刻刀锋芒，翟天鹏以数十年光阴，将紫砂刻绘酿成承载文化的醇酒。那些浸着徐州文化气韵的刀痕里，既有对传统的敬畏，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。打磨手艺、延续匠心，这大抵便是非遗艺术最动人的光彩。



▲翟天鹏在刻绘。

本报记者 陈艳 摄

泉山陶紫砂刻绘： 烧泥成「金」书韵长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“粗胚淬火后，把把显峥嵘。貌似泥为骨，敲之金玉声。”郑板桥的诗句，寥寥数语道尽紫砂器物的妙趣。

紫砂这一特殊的陶土，自山中走来，带着独有的温润色泽，紫泥沉郁、红泥明艳、绿泥清逸，质地细密却暗藏透气肌理。它能吸纳茶香、留存韵味，越经摩挲越见古朴光华，自古便是名士的雅物。

文人墨客爱其雅致，更喜其上施展才情。以刀为笔，将书法的筋骨、绘画的意趣刻于其上，让诗词的隽永、山水的灵秀与紫砂的温润相融。原本兼具文韵的器物，因这笔墨刻痕更添文人风骨，“紫砂刻”的故事，便在这材质与人文的碰撞中缓缓铺展。

以泥为纸展意趣

走进户部山崔家大院时，正是午后阳光灿烂之际。大院深处藏着一处小院，风雅布景彰显艺术气息。泉山陶紫砂刻绘区级非遗传承人翟天鹏，正俯身调整紫砂板的位置，他笑着说：“放这儿，阳光照着更好看。”

46岁的翟天鹏，瞧着全然不像年近半百的人，倒像三十出头的模样。在他看来，这份年轻，全是泉山陶紫砂刻绘（以下简称紫砂刻绘）艺术滋养出来的。

“天天守着最爱的紫砂，一心就琢磨怎么把坯烧得温润，怎样下刀有神，把诗文刻得精美，心里没有多少杂事，可能就会显年轻。”他笑着说。

翟天鹏和紫砂刻绘结缘，还要从小时候父母让他学习书法说起。

“小时父母为了陶冶我的性情，特意请了书法老师。”翟天鹏回忆道，“在课上跟着老师临摹，回家就对着碑帖反复练习。日子久了，书法渐有长进，也格外迷上了碑帖里的刀刻韵味，那笔锋借着刀法展露的遒劲，实在有趣。”

心思活络的他，目光慢慢落到石块、砖瓦上，索性找来铁条，在上面依着碑帖的笔意刻画起来，倒也像模像样。

“不过起初只是刻着玩，没想过要深入研究。”对翟天鹏而言，将这份爱好转为潜心钻研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。“那时和朋友去博物馆，瞧见一件紫砂器，上面刻着诗文，雅致得很。我忽然心里一动：自己是不是也能试试？”念头一旦笃定，便即刻付诸行动。

翟天鹏直奔紫砂文化底蕴深厚的宜兴，寻访到精通此道的紫砂名家，潜心学习紫砂刻绘，又将自己多年的书法心得融入其中，在传承中求新，不多时便掌握了紫砂刻绘的基本方法。

“入门倒不难，但是成功率可不高。”翟天鹏笑着说起早年练手的失败经历，“紫砂壶、紫砂杯的坯子都比较薄，刀一旦用力，稍不留神就戳破了。”他记不清最初练废了多少壶、杯，“力道没掌握好，要么直接戳漏，一下子就知道失败了；要么看着完好，烧出来盛水却丝丝渗漏，才晓得还是没成功。”

失败多了，他也曾迟疑得不敢下刀，看着冰凉的坯体，手心直冒汗。

“喜欢一门手艺容易，做好它却难。”寒来暑往，岁月就在翟天鹏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悄然流逝。他从青年步入中年，也从单纯的爱好者，蜕变成了真正的匠人。

书法刀工两相和

精湛的手艺，从来都是在严谨流程中经千遍重复、万次打磨，才得以淬炼而成。在翟天鹏的紫砂刻绘创作生涯中，每一步都浸透着他对技艺的琢磨。

“第一步是做泥胚，泥胚可是紫砂器的骨相。”翟天鹏用的泥料，都是亲自去宜兴挑了带回的，“紫泥和段泥，我用得最多，它们质地扎实，颜色也大气、耐看。”

泥料到了手上，他便将之反复捶打塑形。不管是圆融的壶身、方挺的茶盘，还是轻巧的杯盏，都捏得周正匀净。“全是手工制作的，毕竟自己亲手捏着，才能摸透泥性，也更容易捏出理想中的模样。”

除了捏制壶、杯这类常见紫砂器物，翟天鹏也常做些紫砂板，将紫砂泥拍成长方形的板。“以前学书法时，常常看碑帖，看多了，就偏爱这种方正的形制，在上面刻绘，倒有几分临帖的意趣。”

泥胚做好后，要阴干三五天，翟天鹏将之戏称为“看天吃饭”。

“天气潮，干得慢；天太干燥，又怕裂。”他笑着说。

阴干的泥胚，成了翟天鹏刻刀下的“画纸”。第二步刻绘，就可以开始了。

他取来一个阴干了的紫砂板，握着刻刀，手腕轻转便带出笔墨般的韵味，“大风歌”三字随着簌簌泥屑渐显锋芒。“咱们徐州文化底蕴深厚，诗文名句也多，不过《大风歌》绝对是最有名的之一。”

在紫砂板正面，他以流畅刀法刻下诗名；转到侧面，又一字一顿将诗歌全文细细镌入，刀痕深浅间，古意流淌。

刻完的泥坯，还不能直接烧，得先过高温烘干这一关。

“水分得烘掉，不然烧的时候容易裂，前面的所有功夫就都白费了。”他解释道，紫砂板这种作品，因为整体比较厚，要烘两到三个星期；而壶和杯子的皮都非常薄，只要烘一两两就够。一般就是放在窑口，用窑火的余温慢慢烘。

最后一步是入窑烧制。翟天鹏告诉记者：“烧窑时，窑里的温度得到一千二百度才行。”

壶与杯子因轻巧纤薄，二十多个小时便能出窑；板类则要烧上两到三天。“紫砂板比壶杯多道冷却工序，得慢慢降温，急着冷下来就容易炸。”

从泥胚到成品，一套流程走下来，短则七八天，长则十几天。翟天鹏笑着：“慢工出细活，紫砂刻绘看着是手上功夫，实则和心态关联极大，哪一步都急不得。”



▲翟天鹏作品《写意碑趣》

受访者提供

● 受访人

翟天鹏，字正天，1979年出生于徐州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现为泉山陶紫砂刻绘区级非遗传承人。自幼热爱书法与雕刻，成年后遍访紫砂名家，潜心习得烧陶技艺，尤精于烧紫砂。他将书法、刻绘融入紫砂创作，精研紫砂刻绘艺术，书法精湛，刀法流畅。作品兼具古韵与新意，既有对古代名家经典的摹刻，亦不乏独具匠心的原创。

▲翟天鹏在刻绘《大风歌》。

